





詩經義小序

朱子新說

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為孔子輯錄程子曰大序是仲尼作。輔氏曰先儒以

則言若是詳矣孔子刪詩而取三百五篇今其亡者六焉

亡詩之序未嘗詳也夫詩序之非孔子作蓋不待此而可知也然此亦是一論或以為子夏

亦云大序是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或以為國史之跡是也。王介甫亦

云皆無明文可考唯後漢書儒林傳以為衛宏作毛詩

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為諸序本自合

為一編毛公始分以實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

久矣特增廣而潤色之耳輯錄衛宏字敬仲漢建武中從

傳授毛長為何問獻王博士封樂壽伯時編序為大序

公長為小毛公補氏曰沈重云案大序是子夏毛公合作

小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隋經籍志亦云先儒相承謂

國史作子則見... 漢儒... 故述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為毛公

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為後人所益理或有之

曰以詩序考之文辭能亂非出二人之手如

六曰頌則見於周官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曰

於樂記鳴鶴之序則見於金縢都人士之序

情人之序則見於左氏傳那序則見於國語

雜出傳記之文然則果作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

人之本意而肆為妄說者矣况沿襲二

流曰治藝因也蔡浦曰籟。輔氏曰。又近世諸儒之說

以為序之首句為毛公所分而其下世說云云為後人所

蓋者皆曲盡人情事理至於首句之已有妄說然計其初

者非先生闕理之明考義之情不能及也

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為一編別附

毛詩在後京師舊本揚子註其序亦在後

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為註

亦與經別也自後漢以來始有就經為註

又以前尚有

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燕韓固魯中公故讀者亦有

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輯錄輔氏曰先主論詩序

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

有知其出於後人之手而不盡信亦得其情及至毛公引

以經乃不綴林甫篇後而起冠聲篇端不為注文而直

作經字不為疑辭而遂為決辭其後三之傳又絕而毛

說孤行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猶立

至唐則其抵牾之迹無復可相抵觸之也

也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乃因序以作

於是讀者傳張恣反相尊信無敢擬議至亦有所不通則

必為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縲矣破

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為出於漢儒也

又論毛公引以入

而直作經字不

乃不綴篇後而起冠篇端不為注文

而直作經字不

乃不綴篇後而起冠篇端不為注文

而直作經字不

乃不綴篇後而起冠篇端不為注文

而直作經字不

乃不綴篇後而起冠篇端不為注文

而直作經字不

乃不綴篇後而起冠篇端不為注文

而直作經字不

乃不綴篇後而起冠篇端不為注文

而直作經字不

乃不綴篇後而起冠篇端不為注文

而直作經字不

乃不綴篇後而起冠篇端不為注文

而直作經字不

乃不綴篇後而起冠篇端不為注文

而直作經字不

乃不綴篇後而起冠篇端不為注文

而直作經字不

乃不綴篇後而起冠篇端不為注文

則專信正
其非有不可定者矣
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
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後并焉一編以還其舊
因以論其得失云
廢諸儒之論而遂斷小序為不足據者何哉予應之曰不
然先生之學始於致知格物而至於意誠心正其於經釋
經義工夫至矣必盡取諸儒之說一一細研窮一言之善
無有或遺一字之差無有能隨其誦中一疑使聖人之經
已言語一般蓋其學已到至處能破千一疑使聖人之經
復明於後世然細考其說則其端緒皆本於先儒之所
以而未究者則亦未嘗自為臆說也學者顧第弗深攷
其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後并
一編以還其舊
生又嘗以予自二十歲時讀詩便覺小序無意及去了
小序只覺宋時解詩又覺得道理貫徹小序無意及去了
先生嘗云序不可廢而謀之疑益不能釋始到三十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
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
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情發
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
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
得失考功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
成孝敬厚人倫○故詩有六義焉一
大序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
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
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情發
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
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
得失考功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
成孝敬厚人倫○故詩有六義焉一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
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
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情發
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
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
得失考功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
成孝敬厚人倫○故詩有六義焉一

曰風一曰賦二曰雅三曰頌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父而諷諫言之者無罪聞之
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
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
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
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上乎禮
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
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
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
小人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
其成功告於神明者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說見音綱領大序已載於綱領而見於小
序之前者正以備序之全文也

周南關雎后妃之德也

后妃文王之妃太姒也天子之妃曰后輯錄爾雅云
妃嬪也對也

則大姒亦未嘗稱后序者蓋追稱之亦未嘗稱王
則大姒亦可但其詩雖若專美大姒而實以深見文王

之德序者徒見其詞而不察其意遂壹以后妃為主而

不復大之知有文王是固已失之矣至於代行國中三

分天下亦皆以為后妃之所致則是禮樂征伐皆出於

婦人之手而文王者徒擁虛器以為寄生之君也其失

其矣惟南豐曾氏之言曰先王之政必有內始故其閨

門之治所以

家人者必為之師傅保姆之功書

國史之戒也。頃瑀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有
此其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
反身。家人上九有孚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
謂也。輯錄治家之道以正身為本。故云反身之謂
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
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
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下孟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
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庶民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兇
冒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脩故國家天
下治者也。竊謂此說庶幾得之。

風之始也

所謂關雎之亂。為風始是也。蓋謂國風篇章之始亦
風化之所由始也。

所以用天下而正之。婦也。故用。

邦人焉。用之邦國。

詩見

輯錄李氏曰。正夫婦之道。自天子達於庶人。未嘗有

二南。總之邦國。謂諸侯之國。明非獨天子用之。

也。

二道也。孔疏云。鄉飲酒禮。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

邦人。燕禮。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承上文解風字之義。以象言則曰風。以事言則曰教。象

物之似也。教者示之以法而使之可效也。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
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
故繫之召公。

說見

音二南卷首關雎麟趾言化者化之所自出也。鵲

巢言有被化而成德也。以其被化而後成。故

又曰先王之所以教化出於文王德成於諸侯也允王

即文王也舊說以為大王王季誤矣程子曰周南召南

如乾坤乾統坤坤承乾也周南附以漢廣汝墳統召南

承周南也若以君臣言之則尤有統承之義程子曰召伯為諸侯長故諸侯之風以召伯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王者之道始於家終於天下而二南正家之事也

之化必至於法度彰禮樂者雅頌之聲作然後可以言

成然無其始則亦何所因而立哉基者堂宇之所因而

立者也即其效而探其本如此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

以行周官之法度其謂是歟有仁心然後能行仁政身

下也程子曰先生發基字之義先儒皆所未及

子說正是此意先生又嘗曰頌是自閨門杜席之微積到薰蒸洋溢於天下無一物不被其化

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以配君子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按論語孔子嘗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淫者樂

之過傷者哀之過獨為是詩者得其性情之正是以哀

樂中聲去節而不至於過耳而序者乃析哀樂皆各上淫

傷者為一事而不相須則已失其旨矣至於傷為傷善

之心則又大失其旨而全無文理也或曰先儒多以周

道衰詩人本諸杜席而關雎作故揚雄以周康之時關

雎作為傷始亂杜欽亦曰佩玉晏鳴關雎嘆之說者以

為古者后夫人鷄鳴佩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故詩人

嘆而傷之此魯詩說也與毛異矣但以哀而不傷之意

推之恐其有此理也曰此不可知矣但儀禮以關雎為

鄉樂射鄉飲又為房中之樂則是周公制作之時已

有此詩矣若如魯說則儀禮不得為周公之書儀禮後

飲酒鄉射節有乃合樂周南關雎之文又燕禮有遂我

制大備之邦國者燕禮也今當據義禮經文為依儀禮不

為周公之書則周之盛時乃無鄉射燕飲房中之樂而

必有待乎後世之刺詩也其不然也明矣且為人子孫

乃無故而播其先祖之失於天下如此而尚可以為風

化之首乎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

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身敬師傳則可以歸女

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安蓋若謂未嫁之時即詩中不應遽以歸寧父母為言

况未嫁之時自當服勤女功不足稱述以為盛美若謂

歸寧之時即詩中先言刈葛而後言歸寧亦不相合且

不常為之於平居之日而暫為之於歸寧之時亦豈所

謂庸行胡孟之謹哉序之淺拙大率類此此詩作於將

非務勤儉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

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

於憂勤也

此詩之序首句得之餘皆傳音會之鑿說日會音會后

妃雖知臣下之勤勞而憂之然曰嗟我懷人則其言親

暱非后妃之所得施於使去臣者矣且首章之我獨為

后妃而後章之我皆為使臣首尾銜決不相承應去亦非文字之體也書云本末殊絕首尾橫決許氏曰銜何庚反所以為平有首尾之物失絕也絕則首尾不相照應矣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此序稍平後不注者放音彼後同此詩簡者多得詩意繁者

或反失之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

孫衆多也

螽斯聚處上和一而卵育蕃多故以為不妬忌則子孫

衆多之比序者不達此詩之體故遂以不妬忌者歸之

螽斯其亦誤矣若曰不妬忌則子孫衆多如螽斯則庶乎其可耳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

鰥民也

序首句非是其所謂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者

得之蓋此以下諸詩皆言文王風化之盛由家及國之

事而序者失之皆以為后妃之所致既非所以正男女

之位而於此詩又專以為不妬忌之功則其意愈狹而

說愈踈矣

○兔置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

人衆多也

此序首句非是而所謂莫不好德賢人衆多者得之

○采芣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樂音各

○漢廣德實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

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此詩以篇內有漢之廣矣一句得名而序者謬誤乃以
德廣所及爲言夫之遠矣然其下文復得詩意而所謂
文王之化者尤可以正前篇之誤先儒嘗謂序非出於
一人之手者此其一驗但首句未必是下文未必非耳
蘇氏乃例取首句而去其下文則於此類兩失之矣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
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
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比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之時二字可刪若曰信厚如文王之時則可耳

疏義從集傳改定小序

關雎文王宮中之人作也文王得后妃以爲配宮中之

人於其始至而作詩以美之而文王身脩家齊之化可

見也○葛覃后妃自述也后妃勤儉孝敬將謀歸寧而
澣濯衣服故作此詩以見志也○卷耳后妃思君子也

○樛木衆妾美后妃也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故
樂其德而稱頌之也○螽斯衆妾美后妃也不妬忌而

群處和輯如螽斯則子孫衆多亦如螽斯故述其稱頌
之意如此也○桃夭美女子之賢也化行俗美男女以

正婚姻以時詩人因其賢而美之也○兔置美賢才之
衆多也置兔野人而皆有用之賢才則文王德化可見

也○采芣婦人自賦也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
采芣管以相樂也○漢廣美風俗也文王之化先及於

江漢之間淫亂變而貞正也○汝墳婦人喜見君子也

行役而歸極其情而勸以義也。麟之趾關雎之應也。文王后妃德脩於身而子孫宗族皆化為善詩人所以美之也。

召南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行去聲

文王之時關雎之化行於閨門之內而諸侯蒙化以成德者其道亦始於家人。故其夫人之德如是而詩人美之也不言所美之人者世遠而不可知也。後皆放此。

○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此恐亦是夫人之詩而未見以禮自防之意。本篇傳燕夫妻言之蓋采芣言公侯之宮則為夫人明矣采蘋言宗室攝下則為大夫妻無疑矣此詩介於二詩之間而

詩經明文可見故傳意如此當以傳為是

○采芣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其音供。輯錄王氏曰自所薦之物所采之處所用之器所奠之地皆有常而不敢變所謂能循法度也。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召音即後同。甘音王曰甘。以其教明也。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強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此序得之但德如羔羊一句為衍去說耳

○殷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不從政不違寧處。

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永嘉陳氏曰始於騶虞之夫婦而人倫正中於羔羊之君子而朝廷治人倫既正朝廷既治使天下皆被文王之化而有騶虞之仁心則王道成矣

此序得詩之大指然語意亦不分明揚氏曰二南正始

之道王化之基蓋一體也王者諸侯之風相須以為治

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召南之終至於仁如騶虞然後

王道成焉夫王道成非諸侯之事也然非諸侯有騶虞

之德亦何以見王道之成哉孔氏曰王道成者以此篇處末故總之言天下統被

文王之化庶類又蒙其澤仁心能如騶虞則歐陽公曰王化之道成矣所謂周南召南王化之基也

賈誼新書曰騶者文王之圃名虞者圃之司獸也廬陵

氏曰漢世詩說四家毛最後當毛詩未出之前說者不以騶虞為獸也文帝時賈誼新書以騶為文王圃名亦

不經陳氏曰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

則其為虞官明矣備以虞為主其實歎文王之仁而不

斥言也詩經曰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名廬陵歐陽氏曰言騶虞者多矣如七騶六騶蓋馬御澤虞

山虞則山澤虞皆當田獵則致禽獸易亦自即鹿無虞之

周官山澤虞皆當田獵則致禽獸易亦自即鹿無虞之

說而射義言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則騶虞二官

故詩人曰于嗟乎而能如是乎又曰詩首句言田獵之得時次言君仁不盡殺卒歎虞人之得禮此與

舊說不同今存于此

邶 栢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

在側

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名氏則不可以強

而推故凡小序唯詩文明白直指其事如其棠定中南

山株林之屬若證驗的切見於書史如載馳碩人清人

黃鳥之類次為可無疑者其次則詞旨大槩可知必為

某事而不可知其的為某時某人者尚多有之若為小
序者姑以其意推尋探索依約而言則雖有所不知亦
不害其為不自欺雖有未當人亦當恕其所不及今乃
不然不知其時者必強以為某王某公之時不知其人
者必強以為某甲某乙之事於是傳會書史依託名謚
鑿空妄語以誑後人其所以然者特以耻其有所不知
而惟恐人之不見信而已且如栢舟不知其出於婦人
而以為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為不遇於君此則
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則亦未至於大害理也今
乃斷然以為衛頃公之時則其故為欺罔以誤後人之
罪不可揜矣蓋其偶見此詩冠於二衛變風之首是以
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記所書莊桓以上衛之諸君事皆

之化而變淫亂之俗以禮義不為強暴所污也○羔裘
美大夫也大夫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而正直也○
殷其雷思君子也君子行役室家思念而賦之也○標
有梅女子願及時也被文王之化守信之行懼嫁不
及時而見辱於強暴也故願及時而嫁焉○小星媵妾
美夫人也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妬忌以惠其下也○
江有汜媵作也汜水之旁媵有待年於國而媵不與之
偕行者及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媵故
自為喜幸之辭焉○野有死麇美貞女也被文王之化
而以貞潔自守不為強暴所污也○何彼穠矣美王姬
也王姬下嫁於諸侯不敢挾貴富以驕其夫家能盡婦道
而可美也是詩也或以為王風焉○騶虞美化成也諸

侯承文王之化而仁民之餘恩有以及於物故驗庶類
之蕃而見王道之成也

邶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

側

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名氏則不可以強

上而推故凡小序唯詩文明白直指其事如其案定去

聲中南山以之厲若證驗的切見音於書史如載馳

碩人清人黃鳥之類決為可無疑者其次則詞旨大槩

可知必為某事而不可知其的為某時某人者尚多有

之若為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尋平索反依約而言

則雖有所不知亦不害其為不自欺雖有未當去人亦

當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時者必強上以為某

王其公之時不知其人者必強以為某甲某乙之事於

是傳音會書史依託名謚音鑿空妄語以誑後人其所

以然者特以耻其有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見信而已

且如柏舟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為男子不知其不得

於夫而以為不遇於君此則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

欺則亦未至於大害理也今乃斷然以為衛頃音

公之時則其故為欺罔以誤後人之罪不可儗矣蓋其

偶見此詩冠去於三衛變風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

而史記所書莊桓以上衛之諸君事皆無可考者謚亦

無甚惡者獨頃公有賂王請命之事其謚又為甄心動

懼之名蓋法甄心動懼如漢諸侯王必其嘗以罪謫然

後加以此謚以是意其必有棄賢用佞之失而遂以此

此詩序以為莊姜之作今未有以見其不然但謂遭州吁之難而作則未然耳蓋詩言寧不我顧猶有望之意又言德音無良亦非所宜於前人者明是莊公在時所作其篇次亦當在燕燕之前也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詳味此詩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若果莊姜之詩則亦當在莊公之世而列於燕燕之前序說誤矣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師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春秋隱公四年宋衛陳蔡伐鄭止州吁自立之時也序蓋據詩文平陳與宋而引此為說恐或然也然傳平聲記

魯叢平聲仲之言曰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

親衆叛親難難以濟矣難阻持也言持其兵威而安於殘忍持兵則民殘民殘則衆

叛安忍則刑過刑過則刑難夫音扶下同兵猶火也弗戢解戢則立反戢也將自

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

欲以亂成輯解作亂必不免矣按州吁篡弑之賊輯錄

奪取之曰篡此序但譏其勇而無禮固為峻陋而衆仲

之言亦止於此蓋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春秋其

得不作乎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以孟子之說證之序說亦是但此乃七子自責之辭非



原件短缺

美七子之作也。韓愈曰孟子既以為

○惟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

又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數音

序所謂大夫久役男女怨曠者得之但未有以見其為

宣公之時與淫亂不恤中之意耳兼此詩亦婦人作

非國人之所為也。解鍾韓氏曰先生謂序者必使詩無

此篇及下二篇皆是也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

未有以見其為刺宣公夫人之詩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

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亦未有以見化其上之意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妻

之國人惡去聲之而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思後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

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二詩說已各見音本籍

疏義從集傳改定小序

柏舟莊姜自作也不得於夫怨而不過故居變風之首

焉。綠衣莊姜自作也莊公惑於嬖妾莊姜賢而失位

故作詩以自怨焉。燕燕莊姜送戴嬖也莊姜無子以

嬖子完為已子莊公卒完即位嬖人之子州吁弑之嬖

大歸于陳莊姜送之作是詩也。日月莊姜作也不見

答於莊公作詩以自怨也。終風莊姜作也自傷不見

答於莊公也。擊鼓怨行役也。兵興而有死亡之憂，其進而無還歸之日，是故作詩以自述也。凱風孝子自責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七子作詩以自責焉。雄雉婦人思君子也。君子從役于外，是以憂思之深焉。匏有苦葉，刺淫亂也。谷風棄婦作也。見棄於夫，故述其憂怨之情以自見焉。式微，黎侯失國，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旄丘責衛君也。黎之臣子久寓於衛而不見救於衛君，故作是詩也。簡兮賢臣自嘲也。不得行道而仕於冷官，有輕世肆志之心焉。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北門，賢者自嘆也。處亂世事暗君，蓋不得其志焉。北風，去亂也。危亂將至，上

不可以不速也。靜女，淫奔自述也。新臺，刺宣公也。宣公納子婦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作是詩也。二子乘舟，哀伋齊也。宣公二子伋齊相爭為死，國人哀之作是詩也。

鄘 柏舟 共音姜 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此事無所見夫於他書序者，或有所傳，今姑從之。奪其

所守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曹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公子頑事見音現春秋傳去聲但此詩所以作亦未可考鵠之奔奔放此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遠逐散民流而不可止

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為刺奔誤矣其下云云者乃復又得之樂記之說已略見音現本篇矣

而或者以為刺詩之體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閔

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者此類是也豈必譏才笑即謂也

讓質責然後為刺也哉音錄譏以亂相責讓此說不然

夫音詩之為刺固有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清人猶嗟

之屬是已然嘗試玩之則其賦之之人猶在所賦之外

而詞意之間猶有賓主之分也豈有將欲刺人之惡乃

反自為彼人之言以陷其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

哉其必不然也明矣况此等之人安於為惡其於此

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

之鋪陳而後始知其所為之如此亦豈畏吾之閔惜而

遂幡然遽有懲創之心耶以是為刺不惟無益殆恐不

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勸其惡也或者又曰詩三百篇

皆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

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音錄索隱

言又遠也然尚矣文出大戴禮且夫子答顏淵之問於鄭聲亟欲放而

絕之豈其刪詩乃錄淫奔者之詞而使之合奏於雅樂

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

一篇是也衛者鄘鄭衛二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

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狎邪之所歌也。夫子之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爲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鑒戒於後世固不得已而存之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今不察此乃欲爲去諱也。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而於聖人爲邦之法又豈不爲陽守而陰叛之邪。其亦誤矣。曰然則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夫子所謂思無邪者又何謂邪。曰大序指柏舟綠衣泉木竹竿之屬而言以爲多出於此耳。非謂篇篇皆然而

桑中之類亦止乎禮義也。夫子之言正爲去其有邪正美惡之雜故特言此以明其皆可以懲惡勸善而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耳。非以桑中之類亦以無邪之思作之也。

輯錄朱子曰孔子之稱思無邪以爲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皆出於正然亦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耳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曷若曰彼難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若所以爲戒警恐懼懲創之資耶。

曰荀卿所謂詩者中聲之所止。音節和平之極而無以加故曰中聲之所止。

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何邪。曰荀卿之言固爲去正經而發若史遷之說則恐亦未足爲據也。豈

有哇淫之曲而可以強上合於韶武之音也邪。解錄韶武王樂也。

武王樂也。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鶉之不若也

見音上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

上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

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悅音悅之國家設富焉

○蝮蝮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耻國人不

齒也輯錄鄭氏曰不齒者不與相長韓詩曰宣公無道國人化之讀桑中之詩無耻如此文公復國一以身率下於是無禮者見惡於相鼠淫奔者不齒於蝮蝮下所趨向係於人如此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

君之化無禮儀也

○于旄美好去聲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音洛告

道也

定之方中一篇經文明白故今得以不謬蝮蝮以下亦

因其在此而以爲文公之詩且他未有考也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閱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

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閱

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拔

賦是詩也

此亦經明白而序不誤者又有春秋傳可證閱公二

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城露於漕載公也朱子曰露未有宮室而廬居也

疏義從集傳改定小序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

母欲奪而嫁之弗許故作此詩以自誓也○牆有茨衛

人刺其上也。庶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惡不可言也。○君子偕老刺宣姜也。淫亂無禮下私於頑辱為小君德不稱其服飾容貌也。○桑中淫奔自述也。○鶉之奔奔衛人刺其上也。宣姜與頑非匹而相從故為惠公之言以刺之。○定之方中美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文公徙居楚丘營宮室董農功而致啟富焉。○蠨蛸刺淫奔也。○相鼠刺無禮也。○干旄美衛大夫也。大夫好善而見賢賢者宜有以答其意也。○載馳許穆夫人作也。宣姜之女為許穆夫人衛亡於狄夫人閔之思歸唁其兄而義不得故作詩以見志也。

衛淇澳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去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此亦疑得之名和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此為美賢者窮處而能安其樂音之詩文意甚明然詩文未有見棄於君之意則亦不得為刺莊公矣序蓋失之而未有害於義也。至於鄭氏遂有誓不忘君之惡誓不過君之朝音誓不告君以善之說則其害義又有其焉。於是程子易其訓詁以為陳其不能忘君之意陳其不得過君之朝陳其不得告君以善則其意忠厚而和平矣。然未知鄭氏之失生於序文之誤若但直據詩詞則與其君初不相涉也。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上聲音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此序據春秋傳隱公二年得之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

上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音或乃因而自悔

喪去聲其妃配音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此非刺詩宣公未有考故序其事以下亦非是其曰美

反正者尤無理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

者也

未見不見答之意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此詩不可考當闕韓錫杜預云惠公

○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去聲王前驅過時而不

友焉

舊說以詩有為王前驅之文遂以此為春秋所書從王

伐鄭之事桓公五年王奪鄭伯政鄭不朝王王然詩又

言自伯之東則鄭在衛西不得為此行矣序言為王前

驅蓋用詩文然似未識其文意也韓錄輔氏曰詩言為

不得其所而序引之但見其獨勞之意故先生以為似未識其文意如此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

有凶荒則殺去聲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

育人民也

男女失時之句未安其曰殺禮多昏者周禮大司徒以

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者是也序者之意蓋曰

衛於此時不能舉此之政耳然亦非詩之正意也韓氏
云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長樂音洛劉氏曰夫婦之禮雖不可不謹於其始然民有細微貧弱者或因於凶荒必待禮而後昏則男女之失時者多無室家之養去聲聖人傷之寧邦與之或違而不忍失其婚嫁之時也故有荒政多昏之禮所以使之相依以為生而又以育人民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苟無子育兆庶之心其能若此哉此則周禮之意也

○木瓜羨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潛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遺去聲

說見音本篇

新集傳改定小序

淇澳衛人羨武公之德也。考槃羨隱處也。賢者隱處而樂其樂詩人述而羨之。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故極稱其族類之貴容貌之美嫁時禮儀之盛以閔之。氓淫奔見棄也。失身被棄作詩以道其怨悔焉。竹竿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也。芄蘭義疑也。或謂衛君童孺無能德不稱其服故詩人以刺焉。河廣宋婦夫人作也。生襄公而出歸於衛思反於宋而義不可作是詩也。伯兮婦人思君子也。有狐婦人自作也。國亂民散喪其妃耦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作是詩也。木瓜男女相贈答也。

○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君子行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去以風去馬

此國人行役而室家念之之辭序說誤矣其曰刺平王亦未有考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去害而已

說同上篇編鍾補氏曰此序得之蓋古之樂官實掌樂事如舜命夔典樂教胥子周官大司樂掌樂國子可見故賢者多隱於樂工如簡兮詩之類至春秋時如魯大師擊諸人猶知論河蹈海以去亂不買者如身遠害為樂則時可知矣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

然思焉

○中谷有摧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編鍾補氏曰詩中亦不見有閔周之意

○走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音叛搆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音洛其生焉

君子不樂其生一句得之餘皆衍音去說其指桓王蓋據春秋傳左傳桓公五年鄭伯不朝音潮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

王卒大敗祝聃音反射王中音夫肩之事然未有以此詩之為音去是而作也輯鍾桓王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序說未有據詩意亦不類說已見音本篇

○采芣懼讒也

此淫奔之詩其篇與大車相屬暗其事與采芣采芣
麥相似其詞與鄭子衿正同序說誤矣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
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非刺大夫之詩乃畏大夫之詩輯錄黃氏曰荀子陵遲
注言丘陵之勢漸慢也

又曰連一音夷或言陵
遲或言陵夷其義一也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
作是詩也

此亦淫奔者之詞其篇上屬大車而語意不莊非望
賢之意序亦誤矣

疏義從集傳改定小序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

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徬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君子于役婦人思君子也○君子陽陽婦人喜見君子
歸也○揚之水戍者怨思也平王以畿內之民戍中國

故戍者作詩以道其怨思焉○中谷有推棄婦自嘆也
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焉○兔爰閔周也王室衰微諸侯

背叛君子不樂其生焉○葛藟流離自歎也○采芣淫
奔自述也○大車畏大夫也大夫當亂世能以政刑治

其私邑淫者畏而不敢奔也○丘中有麻淫婦望所
也

鄭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屬
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此未有擬今姑從之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平其母以害其第第叔失道而公弗制祭側反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事見春秋傳元公然甫田鄭氏謂此實淫奔之詩無

與於莊公叔段之事序蓋失之而說者又從而巧為

之說以實其事誤益甚矣今從其說輯錄注云小不忍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上于京繕甲治平兵以出于

田國人說音悅而歸之

國人之心貳於叔而歌其田狩適野之事初非以刺莊

公亦非說其出于田而後歸之也輒歸輔氏曰繕甲治

謂繕甲兵者將襲鄭耳非謂出田也或曰段以國君貴弟受封大邑有人

民兵甲之衆不得出居閭巷下雜民伍此詩恐亦俗事

民間男女相說之詞耳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去勇不義而得衆也

此詩與上篇意同非刺莊公也下兩句得之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去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去

而欲遠去之不能使高克將去兵而禦狄于竟音陳陳其

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

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

故作是詩也

按此序蓋本春秋傳閔公二年而以他說廣之未詳所據孔

氏正義又據序文而以是詩為公子素之作然則進之

當作之進今文誤矣

○羔裘刺朝音潮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風去

序以變風不應有美故以此為言古以刺今之詩今詳
詩意恐未必然且當時鄭之大夫如子皮子產之徒豈
可以當此詩者但今不可考耳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此亦淫亂之詩序說誤矣

○女曰雞鳴刺不說音德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
好色也

此亦未有以見其陳古刺今之意韓錕輔氏曰詩詞正

序者意鄭國之風不宜有此故強以為陳古義以刺今
其思察決固滯甚矣鄭風雖曰淫亂而天理民彝豈容
遂於殄滅哉唯其鄭風而有此詩此聖人之所以錫之
也觀歐陽公於五代史載趙普歸人事則可見矣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
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去之齊女賢而不取去卒以

齊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

按春秋傳齊侯欲以次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

忽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曰自求多福在我而

已大國何為其後北戎侵齊鄭伯使忽帥音師師救之歟

北戎我師齊侯又請妻之忽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

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

何韓錕註言必遂辭諸鄭伯桓公六年祭制介仲謂忽曰君

多內寵子無大援去將不立韓錕註子突子壺忽又不

聽及即位遂為去祭仲所逐韓錕註公世子祭仲逐之而

立突是此序文所據以為說者也然以今考之此詩未

必為去忽而作序者但見孟姜二字遂指以為齊女而

附之於忽耳假如其說則忽之辭昏未為不正而可刺

至其失國則又特以勢孤援寡不能自定亦未有可刺之罪也序乃以為國人作詩以刺之其亦誤矣後之讀者又襲其誤謂此皆東萊之後必欲煅煉羅織輯錄唐武后時事縱成其罪文致其罪而不肯赦徒欲以狗輯錄從身從物也與狗同說詩者之謬而不知其失是非之正害義理之公以亂聖經之本指而壞音學者之心術故予不可以不辨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此下四詩及揚之水皆男女戲謔之辭序之者不得其說而例以為刺忽殊無情理輯錄朱子曰最是鄭忽可刺之東萊又欲主小序鍛鍊得鄭忽罪不勝誅

○籥兮刺忽也君弱臣疆不倡而和去也

見音上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昭公嘗為鄭國之君而不幸失國非有大惡使其民疾之如寇讎也况方刺其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則是公猶在位也豈可忘其君臣之分去而遽以狡童目之耶且昭公之為人柔懦踈濶不可謂狡即位之時年已壯大不可謂童以是名之殊不相似而序於山有扶蘇所謂狡童者方指昭公之所美至於此篇則遂移以指公之身焉則其舛尺亮反又甚而非詩之本旨明矣大抵序者之於鄭詩凡不得其說者則舉而歸之於忽文義一失而其害於義理有不可勝平言者一則使昭公無辜而被謗一則使詩人脫其淫謹之實罪而麗平於

訛上悖音佩理之虛惡三則辱誣聖人刪述之意以為實

踐昭公之守正而深與詩人之無禮於其君凡此皆非

小夫而後之說者猶或王之其論愈精其害愈甚學者

不可以不察也輯錄朱子曰鄭忽之罪不至已甚性

鄭突却是狡詩意本不如此又曰鄭忽如何做得狡童

若是狡自會托詞大國而借其助矣謂之頑童可也許

多鄭風只是孔子一言斷子曰鄭聲淫如將仲子自是

男女相與之詞却干祭仲共叔段甚事如襄裳自是男

女相與之詞却干

忽與突爭國甚事

○襄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此序之失蓋本於子太叔韓宣子之言而不察其斷

章取義之意耳昭公十六年晉韓宣子聘鄭鄭使六

反襄宣子曰起在此敢勸子至於悅人乎太叔拜宣子之有

鄭今投有識有心言其願念鄭國不使求援於他人也

○羊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

女不隨

此淫奔之詩序說誤矣

○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持禮而相奔者也

此序得之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序意甚美然考詩之詞輕佻輯錄也周反狎暱尼賈非

思賢之意也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

疑同上篇蓋其詞意儂虛綴薄施之學校尤不相似也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

死亡而作是詩也

此男女要平結之詞序說誤矣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
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五爭事見音春秋傳孔氏曰魯桓公十一年祭仲立突

仲突雍糾殺祭仲仲知之殺雍糾突出奔蔡蔡忽歸于鄭

二爭也十七年高渠彌弒懿忽而左公子廡三爭也十八

年鄭人殺子廡及高渠彌弒祭仲遂子儀於陳而左之四

爭也莊公十四年傳殺子儀而納突五爭也朱子曰

五爭首尾然非此之謂也此乃惡淫奔者之詞序誤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

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東萊呂氏曰君之澤不下流廼講師見零露之語從而

附益之輯錄補氏曰詩既明言邂逅相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

能救焉

鄭俗淫亂乃其風變氣習流傳已久不為聲兵革不息

男女相棄而後然也

疏義從集傳改定小序

緇衣愛武公也武公繼桓公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周人

愛之作是詩也○將仲子淫奔自述也雖淫奔而有所

畏故猶以為庶幾焉○叔于田愛叔段也段不義而得

衆國人愛之作是詩也○大叔于田愛叔段也叔多才

而好勇故得人之愛私也○清人刺文公也文公惡

克使將兵禦狄久而不召師散而歸鄭人危之作是

也○羔裘美大夫也賢而在位德足以稱其服也○遵

大路淫婦被棄留所私也○女田雞鳴賢夫婦相警戒

也○有女同車淫奔相說也○山有扶蘇淫女戲所私

也。籀字淫女說所私也。狡童淫婦見絕而戲所私也。寒家淫女戲所私也。丰淫奔背約復自悔也。東門之暉淫奔思念也。風雨淫奔相說也。子衿淫奔思念也。揚之水淫奔相結也。出其東門惡淫奔也。野有蔓草淫奔相慶也。溱洧淫奔自叙也。齊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此序得之但哀公未有所考言亦以謚惡而得之歟。還刺荒也哀公好去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平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去也。

○刺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化也。

此男女淫奔者所自作非有刺也其曰君臣失道者尤無所謂。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音廷與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挈懸挈之名壺盛平水器蓋置壺浮箭以為晝夜之節也漏刻不明固可以見其無政。

然所以興居無節號令不時則未必皆挈壺氏之罪也。

編錄挈提也壺水器也主挈壺水以定刻漏許氏曰疏云懸壺於上以水注之水下入器中以設箭刻為準法懸與懸同詩意但言興居無節號令不時而無明刺挈壺氏之語故傳亦無挈壺之意而於序下言之若果刺挈壺氏則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音去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此序據春秋經傳音去為文說見音本篇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未見其為襄公之詩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音去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義與還音同序說非是

○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音去魯桓公微弱不能以相文姜使至淫亂為一國患焉

桓當作莊

○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音去於通道大都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此亦刺文姜之詩

○齊人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此序得之

疏義從集傳改定小序

雞鳴美賢妃也古之賢妃進御君所蓋有警戒相成之道焉。還田獵相稱譽也。著聘婦作也齊俗不親迎焉。東方之日淫奔自述也。東方未明刺齊君也與若無節號令不時故詩人刺之。○南山刺齊襄及魯桓

也襄公為獸之行淫乎其妹而魯桓公不能制夫人故
詩人作此以刺之。甫田戒時人也厭小而務大忽近
而圖遠此其可戒者也。盧令田獵相稱譽也。敝笱
齊人刺魯莊公也莊公不能防閑其母文姜使至淫亂
為二國醜焉。載驅刺文姜也淫亂放恣無忌憚羞愧
之意焉。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莊公有威儀技藝
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
焉

魏焉屨刺褊也魏地陝隘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
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此未必為去聲其君而作崔靈思集注其君作君子為誰

猶並然未必序者之本意也

○國有挑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
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脩削故作是詩也

國小而迫日以侵削者得之餘非是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賄侵削役乎
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國削則其民隨之序文殊無理其說已見音本篇矣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
進仕爾

此詩專美君子之不素餐序言刺貪失其指矣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

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此亦託於碩鼠以刺其有司之詞未必直以碩鼠比其

君也君也疏疏委之食委之食漸漸以食使以食使系盡也系盡也獨君重

者莫切於此者莫切於此鼠食物且食且畏鼠食物且食且畏四顧不寧四顧不寧喻貪畏者莫切於此喻貪畏者莫切於此

疏義

葛獲刺褊也。汾沮洳刺儉不中禮也。園有桃憂國

也。園小而無政故詩人憂之。陟岵孝子行役思其親

也。十畝之間思歸也。政亂國危不樂仕進思與其友

同歸焉。伐檀美賢也。賢者自食其力不以無功而食

祿也。碩鼠刺貪也。民困貪殘之政託以大鼠害已而

欲去之也

唐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

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

風俗憂深思去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河東地瘠民貧風俗勤儉乃其風土氣習有以使之至

今猶然則在三代之時可知矣。序所謂儉不中禮固當

有之。但所謂刺僖公者蓋特以謚得之謚法曰僖僖曰信信曰侯侯

同同又與詩意正相反耳。况古今風俗之變常必由儉以

入奢而其變之漸又必由上以及下。今謂君之儉反過

於初而民之俗猶知用禮則尤恐其無是理也。獨其憂

深思遠有堯之遺風者為得之。然其所以不謂之晉而

謂之唐者又初不為去此也韓錄唐篇端云蓋仍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

用

有鍾鼓不能以自樂音有朝音廷不能洒音掃音報音
反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隣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
人作詩以刺之也

此詩蓋亦答蟋蟀之意而寬其憂非臣子所得施於君
父者序說大謬
輯錄昭侯伯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
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詩文明白序說不誤
據世家昭公作昭侯文侯子也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知

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此詩未見其必爲沃而作也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特焉

此俱爲昏姻者相得而言之詞未必爲刺晉國之亂也

○秋社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
無兄弟將爲沃所弃爾

此乃人無兄弟而自歎之詞未必如序之說也况曲沃實晉之同姓其服屬又亦遠乎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詩中未見此意

○鴉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
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聲去

序意得之但其特世則未可知耳
文記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曲沃邑大於翼七年晉滿父弒晉侯而迎桓叔卒子驪立晉人立昭侯子平是爲孝侯

子禮樂征伐之權而反為亂臣賊子此君篡國之地使
當時人心鬱悶而不可爭後世議論而樂而不知非是
則重可痛也已輔氏曰以子為天子之使蓋避其詞之
停慢也故諸論皆從之自非先生斷然無序之終則武
公之罪益不自義理之正終不
明其何以正人心備人紀乎

○有狄之杜刺晉武人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
求賢以自輔焉

此序全非詩意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去攻戰則國人多喪去聲矣

程子曰此詩思存者非崇
亡者。朱子說見下序

○采芩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聲聽讒下四

獻公固喜攻戰而好讒佞然未見此二詩之果作於其
時也

疏義從集傳改定小序

燕飲以為樂焉。山有樞答蟋蟀也。揚之水晉人歸
桓叔也昭公以沃封桓叔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
而歸沃焉。椒聊羨桓叔也桓叔盛彊詩人知其蕃衍
盛大而子孫將有晉國也。綢繆昏姻相慶也國亂民
貧男女過時而相配故喜幸之心不能自己焉。狄社
傷孤時也人無兄弟將求助於行道之人焉。羔裘義
疑也或謂愛其大夫而不忍去焉。鴉羽怨征役也民
從征役不得以養父母故作是詩也。無衣武公請命
也桓叔之子輯錄子武公滅晉以其寶器賂周厘王請
命而為諸侯也。有狄之杜好賢也有好賢之心而恐
不足以致之也。葛生婦人思君子也。采芩刺聽讒

也
秦車鄰姜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未見其必為秦仲之詩大率秦風唯黃鳥渭陽為有據其他諸詩皆不可考

○駟驥美襄公也始命輯錄孔疏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西之地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音馬焉韓絳毛傳有藩曰園有舊曰園囿者氏曰田狩之事園囿

樂何足為美蓋以襄公有功王室始受天子之命人亦樂予之也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閱其君子焉

此詩時世未必然而義則得之說見

○兼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音本篇

此詩未詳所謂然序說之繁則必不然矣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姜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此序最為有據左傳文公六年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此婦人念其君子之辭序說誤矣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聲攻戰亟去吏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序意與詩文作情不協說已見音本篇矣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遣

麗聲姬之難去聲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特
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
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此序得之但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兩句若為康公之辭
者其情哀矣然無所繫屬音不成文理蓋此以下又別
一手所為也及其即位而作是詩蓋亦但見首句云康
公而下云特為太子故生此說其淺暗拘滯大率如此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
無終也

疏義從集傳改定小序

車鄰美秦君也秦君始大有車馬服御之秦焉。駟騶
美秦君也始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小戎婦人

君子也襄公承天子之命以討西戎從役之家人誇其
車馬器械而致其思念之深也。兼葭義疑也或謂朋
友相求之切而不可得焉。終南美秦君也秦君衣服
與名位俱盛焉。黃鳥哀二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
死而作是詩也。晨風婦人思君子也。無衣樂攻戰
也。渭陽康公送晉文公也晉文為康公舅氏奔秦反
晉康公送之渭陽作是詩也。權輿刺秦君也待賢之
禮有始而無卒故作是詩以刺之

陳宛立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矣

陳國小無事實幽公但以謚惡故得游蕩無度之詩未

敢信也

謚法遷過不通曰幽
韓錄幽公寧慎公子

○東門之粉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

其舊業亟去吏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同上 會因為市以交易故稱市井

○德門誘信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信者小心畏忌之名故以為愿無立志而配以此詩不知其為賢者自樂者而無求之意也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此淫奔之詩序說蓋誤 言彼美淑真自以為淑耳非真有賢淑之德也

○東門之揚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去女猶有不至者也

同上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佗徒何反

陳國君臣事無可紀獨陳佗以亂賊被討見書於春秋故以無良之詩與之序之作大抵類此不知其信然否也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月出刺好去聲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音美色焉此不得為刺詩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陳風獨此篇為有據見本篇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音院憂思去聲感傷焉

疏義從集傳改定小序

宛丘刺游蕩也。東門之扮男女相樂也。聚會歌舞作詩以自述焉。衛門隱居自樂也。素位而行不願平其外焉。東門之池淫奔自述也。東門之楊淫奔負約也。墓門刺惡人也。防有鵲巢淫奔慮讒也。月出淫奔相悅而相念也。株林刺靈公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澤陂男女相悅而相念也。

檜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祛索其衣服道淫遊燕而不耻自強於政治祛故作是詩也。輯詩中未有以見去其君之意

刺不能三年也

隱有長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

意者中

此序之說說見音本篇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難去而思周道焉。

詩言周道但謂適周之路如四牡所謂周道遠達耳。序言思周道者蓋不達此意也。

疏義從集傳改定小序

羔裘憂時也。檜君好索其衣服道淫遊宴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詩人憂之。素冠思見三年之喪服也。隱有長楚刺時也。政煩賦重不如草木之無憂也。匪風歎周衰也。

曹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言昭公未有考

釋錄昭公

○候人刺近去小人也音共音遠去君子而好近小人

焉

此詩但以三百赤芻合於左氏所記晉侯入曹之事序

遂以為共公采知然否晉侯入曹之事見

信公二十八年

○鳩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此美詩非刺詩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

而思明王賢伯也治去

去

曹無他事可考序因候人而遂以為共公然此乃天下

之大勢非共公之罪也

疏義從集傳改定小序

蜉蝣刺時人也玩細娛而忘遠慮故詩人刺之。候人

刺曹君也曹君遠君子而近小人焉。鳩鳩美君子也

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故詩人美之。下泉思治也王

室陵夷小國困弊故作是詩以歎之

○鵲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

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董氏曰先儒以七月為周公居東而作者其詩則陳后

稷公劉所以治平其國者方風去諭以成其德故是未

居東也至于鷓鴣則居東而作其在書可知矣此言居

征也蓋從孔說

與今書傳異

○鷓鴣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去聲王名之曰鷓鴣焉

此序以今勝為文最為有據

詳見本篇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去聲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

思去聲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改音也四章樂音男女

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

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

此周公勞歸士之詞非大夫美之而作也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去聲四國焉

此歸士美周公之詞非大夫惡而四國之詩也且詩所謂

四國猶言斬伐四國耳序說以惡言蔡高奄无無理也

○采芣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音廷之不知也

○采芣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二詩京人喜周公之至而願其留之詞序說皆非

曰寬裕溫柔詩教也若如今人說九芣之詩乃責其君之詞何及討寬裕溫柔之意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疏義從集傳改定小序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

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鷓鴣

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作詩以貽王名

之曰鷓鴣焉○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

勞歸士故作是詩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

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以閔其勞，所以悅也。悅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破斧歸士，美周公也。蓋以答東山之意焉。伐柯東人喜見周公也。九罭東人愛周公也。願其留而悲其去焉。狼跋美周公也。周公遭流言之變而處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

小雅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並去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序得詩意但未盡其用耳其說已見音本篇

○四牡勞使並去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悅矣。

首句同上然其下云云者語踈而義鄙矣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

華也

首句同上然詩所謂華者草木之華非光華也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序得之但與魚麗之序相矛盾以詩意考之蓋此得而

彼失也 解錄魚麗序說以鹿鳴 國語富辰之言以為周

文公之詩亦其明驗。但春秋傳為富辰之言，又以為召

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此詩。

注云穆公名虎類善也糾收也厲王之時周二書之言

皆出富辰，且其時去召穆公又未遠，不知其說何故。如

此國語襄王十二年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周

親也。春秋傳王將以狄敗鄭富辰諫之，且謂召穆公思

則兄弟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云云如是，然不廢認親，杜預以作詩為作樂而奏此詩，恐亦非。

是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爾雅曰孔氏以親親以睦併指上常厚矣爾雅而言朋友通名故舊則昔日之朋友也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去下聲如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序之得失與鹿鳴相似輯錄朱子曰臣歌天保詩意而五詩之燕之說序略得詩意而

古詩言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答其臣臣亦歸美於上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答其歌却說得分明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獯狁之難去聲以天子之命命將去聲率音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去聲還音杖杜以勤歸也

此采必文王之詩以天子之命者衍說也

○出車勞還率音也

同上詩所謂天子所謂王命皆周王耳

○杖杜勞還役也

同上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時掌治平聲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音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音於神明矣

此篇以下時世次第序說之失已見音本篇其內外始終之說蓋一節之可取云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去聲也

此笙詩也譜序篇次名義及其所用已見音本篇

○白華孝子之索白也

同上此序尤無理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音其辭

同上然所謂有其義者非真有所謂亡其辭者乃本無也

疏義從集傳改定小序

鹿鳴燕饗賓客也。四牡勞使臣之來也。皇皇者華

遣使臣也。常棣燕兄弟也。伐木燕朋友故舊也。

天保下報上也。蓋以答鹿鳴四牡皇華常棣伐木之意

馬。采芣遺戍役也。出車勞還卒也。杕杜勞還役

也。魚麗燕饗通用之詩也。南陔笙詩也。白華笙

詩也。華黍笙詩也。三詩有其聲而無其辭焉。

○南有嘉魚樂音洛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序得詩意而不明其用其曰太平之君子者本無謂而說者又以專指成王皆失之矣

○南山有臺樂音洛得賢也得賢則能為去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序首句誤詳見現本篇輯錄朱子曰看詩便有感發人被諸儒解殺了死著詩人興起人底意思如南山有臺之序蓋見詩中有邦家之基故如此說才如此說定便局了詩之意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見音南陔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見音現上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見上

○蓼蕭澤及四海也

序不知此為燕諸侯之詩但見零露之云即以為澤及四海其失與野有蔓草同臆說淺妄類如此云

○淇露天子燕諸侯也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菁菁者莪樂_音育材也君子能長_上育人材則天

下喜樂之矣

此序全失詩意

○六月宣王北伐也

此句得之

鹿鳴廢則和樂_音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

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

則福祿缺矣采芣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杜

鰲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

華廢則廉耻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

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

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_音隊_音矣由儀廢則萬

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淇露廢則萬國離矣彤

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

夷交侵中國微矣

魚麗以下篇次為毛公所移而此序自南陔以下八篇

尚仍儀禮次第獨以鄭譜誤分魚麗為文武時詩故遂
移此序魚麗一句自華黍之下而升於南陔之上此一
節與小序同出一手其得失無足議者但欲證毛公所
移篇次之失與鄭氏獨移魚麗一句之私故論於此云
蘇氏曰宣王之雅皆美詩也而不免於變者周之先公
積行仁義數百年至於文武風俗純被然後詩發而為
正成康以後周室不競至厲王而大壞其時亦數百年
所以蓄之者亦厚矣非有先公先王先公積累之勤未
能反於正也是
以不免於變也

○采芑宣王南征也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

復文武之竟竟音竟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扶又會諸侯

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

其上焉

序慎微以下非詩本意

疏義從集傳改定小序

南有嘉魚燕饗通用之詩也○南山有臺燕饗通用之

詩也○由庚笙詩也○崇立笙詩也○由儀笙詩也三

詩有其聲而無其詞焉○蓼蕭燕諸侯也諸侯朝於天

子天子燕之以示慈惠焉○湛露天子燕諸侯也○彤

弓天子燕有功諸侯也諸侯有功錫以弓矢歌詩以燕

之○菁菁者莪燕賓客也○六月美尹吉甫也厲王暴

虐周人逐之玁狁內侵逼近京邑宣王承其難命尹吉

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叙其事也○采芑美方

叔也宣王之時蠻荆背叛命方叔率師以討之重還作



原件短缺

詩以述之。車攻美宣公也。周公營洛邑，朝諸侯，周衰禮廢，至于宣王，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吉日美宣王田獵也。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

還音定安集之，至于矜音寡，無不得其所焉。

此以下時世多不可考，以宣王為說，但以其無所據故

不敢實言之此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輯編豎者以箴石刺病故有所風刺而救其失者謂

之箴古者以石為箴

沔水規宣王也。輯編者規者正圓之器，孔疏物有不

之使周滿是

不亦規以為政也

此序元無義理，歐陽公劉氏說已見本篇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此詩不為刺王而作，但兄弟遭亂，畏禍而相戒之詞

爾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此詩明白為放子之作，無疑，但未有以見其必為宜臼

耳，序又以為宜臼之傅，尤不知其所據也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

故蘇公作是詩而絕之。

鄭氏曰暴蘇皆畿內國名世本云暴辛公作墳蘇成公
作虢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墳篋尚矣輯錄尚篋周幽王
時二公特善其事耳今按書有司寇蘇公春秋傳有蘇
忿生戰國及漢時有人姓暴則固應有此二人矣但此
詩中只有暴字而無公字及蘇公字不知序何所據而
得此事也世本說尤紕篇夷繆輯錄紕繆譙周又從而
傳附音會之不知適所以章其繆耳輯錄章也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爾雅從集傳改定小序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王用尹氏而尹氏不平其心以
致亂故作是詩以刺之。正月大夫刺幽王也天災示
謹不知敬懼而縱恣讒慝遺棄賢人以致謫妻傾覆其

宋國詩人之憂不一也故作詩以刺之。十月之交刺
幽王也天災地變之交見外權內蠱之相結而皇父又
私為身謀以戕其下流離破壞無所安處故作是詩也
○兩無正責去位也饑饉之後群臣離散居者以責去
者焉。小旻刺時王也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也。
小宛兄弟相戒也大夫遭亂相戒以免禍也。小弁太
子自然也幽王太子宜臼被廢故作詩以自傷焉。巧
言傷讒也大夫被讒而無告故作詩以自傷焉。何人
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
詩以絕之。巷伯傷讒也遭讒而無所訴故作詩以惡
惡焉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去聲爾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
詩以告病焉

譚大夫未有考不知何據恐或有傳耳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
並興焉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
不得養其父母焉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此序之誤由不識興體而誤以為此也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鼓鐘刺幽王也

此詩文不明故序不敢質其事但隨例為刺幽王耳實
皆未可知也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
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自此篇至車牽凡十篇似出一手詞氣和平稱述詳雅
無風刺之意序以其在變雅中故皆以為傷今思古之
作詩固有如此者然不應十篇相屬而絕無一言以

見其為衰世之意也竊恐正雅之篇有錯脫在此者耳

序皆失之

韋錄補氏曰先生嘗語學者曰楚茨一詩精
深宏博如何做得變雅所謂精深宏博四字

說盡此詩之義誠敬之至威儀之勅思神之享福壽之
報此其所謂精深也禮樂之備品物之豐逮及之備施
被之遠此其所謂宏博也
讀者之熟玩而深索之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

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曾孫古者事神之稱序專以為成王則陋矣

疏義從集傳改定小序

谷風朋友相怨也。○蓼莪哀父母也。人民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大東閔困窶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詩以告病焉。○四月遭亂自傷也。○北山大夫怨行役也。言役使之不均焉。○無將大車憂行役也。勞苦憂患不得已焉。○小明怨行役也。大夫西征畏罪而不敢歸。因念僚友之處者焉。○鼓鍾刺幽王也。幽王鼓鍾淮水之上。為流連之樂。聞者憂傷而思古之君子焉。○楚茨公卿致祭也。周之公卿有田祿者。能力於農事。以奉宗廟之祭。故詩人述而美之。○信南山公卿致祭

於淮水也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此序專以自古有年一句生說而不察其下文今適南畝以下亦未嘗不有年也

○大田刺幽王也。言於音錄寡不能自存焉。

此序專以寡婦之利一句生說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此序以命服為賞善。六師為罰惡。然非詩之本意也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此序只用似之二字生說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此序只用彼交匪敖一句生說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

此序穿鑿尤為無理

○頍弁諸人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音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序見詩言死喪無日便謂孤危將亡不知古人勸人

燕樂多為此言如逝者其妻他人是保之類且漢魏以

來樂府猶多如此如少壯幾時人生幾何之類是也

輯錄漢武帝魏曹操語也

○車牽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妖妬無道並進讒巧

以彼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

是詩也

以上十篇並已見楚茨篇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近小人飲

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

作是詩也

韓詩說見本篇此序誤矣

疏義從集傳改定小序

甫田公卿致祭也公卿有田祿者能力於農事以奉方

社田祖之祭焉○大田美公卿能奉方社田祖之祭也

蓋為農夫之詞以美之若以答甫田之意焉○瞻彼洛

矣美天子也天子會諸侯於東都以講武事諸侯美之
作是詩也○裳裳者華天子美諸侯也蓋以答瞻彼洛
矣之意焉○桑扈天子燕諸侯也○鴛鴦諸侯頌天子
也蓋以答桑扈之意焉○頍弁燕兄弟親戚也○車嘉
燕新婚也○青蠅戒聽讒也○賓之初筵武公飲酒悔
過也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
能以自樂音洛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此詩意與楚茨等篇

相類錄補氏曰亦恐正雅
有錯脫在此者耳

○采芣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
以禮音朔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徵而思古焉

同上

○采芣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音夫讒佞骨

相然故作是詩也音錄孔氏曰骨肉謂族也以其父祖

○苑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音云諸侯

皆不欲朝言上者之不可朝事也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音上民衣服

不貳從音七容音容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

不復音反又見古人也

此序蓋用緇衣之誤緇衣音緇禮記篇名

○采芣刺怨曠也幽王之特多怨曠者也

此詩怨曠者所自作非人刺之亦非怨曠者有所刺於

上也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音忍

伯之職焉

此宣王時姜召穆公之詩非刺幽王也

○際桑刺幽王也。小人_{在位}君子_{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此亦非刺詩疑與上篇皆脫簡在此也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褒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平周人為之作是詩也。為去

此事有格序蓋得之但幽后字誤當為申后刺幽王也

下國化之以下皆衍說耳又漢書注引此序幽字下有

王廢申三字輯釋前漢班固傳雖非詩意然亦可補序

文之缺

○漸漸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實志微賤，不肯

飲食。並去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此詩亦有刺大臣之意蓋方導其心之所欲耳若如序者之言則褊狹之甚無復溫柔敦厚之意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序說非是
輯釋前漢班固傳曰年熟曰饗曰饗曰饗

○漸漸。並士。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卒

乃命將率。並去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

序得詩意但不知果為何時耳
輯釋前漢班固傳曰年熟曰饗曰饗曰饗

○葛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達之

故作是詩也。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統義從集傳改定小序

魚藻諸侯美天子也。天子燕諸侯。故諸侯作詩以美之。采芣天子美諸侯也。蓋以答魚藻之意焉。角弓刺時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讎。使宗族相怨焉。苑柳刺天子也。天子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是詩也。都人士閨時也。亂離之後。首時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不可復見也。采芣婦人思君子也。黍苗美召穆公也。宣王封申伯於謝。命名穆公。往營謝邑。故將徒役南行而行者作詩以美之。隰桑喜見君子也。白華申后作也。

幽王娶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申后作詩以怨刺之。絲蠻困行役也。微賤勞苦。思有所託焉。瓠葉燕賓客也。漸漸之石。怨行役也。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是詩也。召之華。閔周也。君子以身逢周室之衰。不可復救。故作詩以自傷也。何草不黃。怨行役也。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作是詩也。

大雅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受命。受天命也。作周造周室也。文王之德。上當去天心。下為天下所歸往。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則已受命而作周矣。武王繼之。遂有天下。亦卒文王之功而已。新漢儒

惑於讖緯。始有赤雀丹書之說。書洛誥。鄭氏注云。文王

比隆始霸。伐崇作靈臺。受赤雀丹書。稱王。又謂文王因制命示王意。注云。赤雀銜丹書而命之也。

此遂稱王而改元殊不知所謂天之所以為天者理而已矣理之所在衆人之心而已矣衆人之心是非向背音若出於一而無一毫私意雜於其間則是理之自然而天之所以為天者不外是矣今天下之心既以文王為歸矣則天命將安往哉命只是天下歸之書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輯錄見泰誓自從也所謂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輯錄見皋陶謨蔡氏曰威古文作畏二字通用明者顯其善畏者威其惡天之聰明非有視聽也因民之視聽以為聰明天之明畏非有好惡也因民之好惡以皆謂此爾豈必赤雀丹書而稱王改元哉稱王為明畏皆謂此爾豈必赤雀丹書而稱王改元哉稱王改元之說歐陽公蘇氏游氏辨之已詳秦善十有三年為質成為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各為十有三年歐陽氏曰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耳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

足道也秦善十有三年為質成為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各為十有三年歐陽氏曰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耳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而改元武王即位改元而改元乃上肩先王之元年及城陽其事大於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是知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受命改元之猶辭以不德陳勝吳廣乃急於自定天下諸侯欲帝之猶辭以不德陳勝吳廣乃急於自王而謂文王為之乎武王師渡孟津會于牧野其稱先君之命皆曰文考而已及大誥武成乃稱文王考文王然則武王猶且一日不敢妄尊其親况謂文王自王乎游氏曰人謂文王自稱王曷不觀諸泰誓文考武成文王之說乎君臣之分猶天地時未可王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矣新垣衍欲帝秦魯仲連折之而不改蓋名分去之嚴如此以至德之文王亦盜虛名而拂天理乎去上此而論則此序本亦得詩之大旨而於其曲折之意有所未盡已論於本篇矣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復去聲

此詩言王季太任文王太妙武王皆有明德而天命之非必如序說也

○蘇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輯錄所謂大王季太任文王太妙武王皆有明德而天命之非必如序說也

而王業漸大於文王此追王所以自太王始而此詩雖
本文王之受命亦自大王之遷岐始也然言文王受命
惟至於虞尚質成者蓋人
心所歸即天命所在也

○城濮文王能官人也

序誤

○早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太王
王季申以百福千祿焉

序大誤其曰百福千祿者尤不成文理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皇矣美周也天鑒代設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
文王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
為獸昆蟲焉

文王作靈臺之時民之歸周也久矣非至此而始附也

其曰有靈德者亦非命名之本意解錄疏王制注云昆

生得陰而蔽祭注云濕生寒死之蟲然則若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去聲受天命能昭先人

之功焉

下字恐誤說見本篇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鄭譜之誤說見本篇

疏義從集傳小序

文王周公戒王也文王之德與天為一故能受天命

以福後人周公追述之欲王取法於是也○大明周公

戒成王也言王季大任文王大妣以及武王皆有明德

而天命之也。○繇周公戒成王也。大王基王迹至於文
王王業盛成王之所當知也。○檇樓諫歌文王之德也
文王之德之盛天下之人歸之也。○阜麓諫歌文王之
德也。盛德所以受福也。○思齊諫歌文王之德也。○皇
矣美周也。大王大伯王季之德。文王伐密伐崇之事皆
其可美者也。○靈臺樂文王之有其樂也。文王有臺池
鳥獸鍾鼓之樂。故民樂之。而詩人述之也。○下武美武
王也。武王以繼述之孝而得天下之心。繼世者能繼其
德。斯可受福於無窮矣。○文王有聲美文武也。文王遷
豐武王遷鎬。詩人追述而美之。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
推以配天焉。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
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此詩章句本甚分明。但以說者不知此興之體音韻之
節。遂不復得全詩之本意。而碎讀之。逐句自生意義。不
暇尋繹血脉。照管前後。但見勿踐行葦。便謂仁及草木。
爾雅行葦是也。凡
弟勿字乃與莫字但見戚戚兄弟。便謂親睦九族。但見
黃髮台背。便謂養老。但見以祈黃耆。便謂乞言。
謂行養老之禮。人將因乞善言之可行者。於
此老人也。此只是頌其高壽無乞言意也。但見介爾
景福。便謂成其福祿。隨文生義。無復倫理。諸序之中。此
失尤甚。覽者詳之。

○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序之失如上篇。蓋亦為孟子斷章所誤爾。
爾雅既醉曰
人平云者人

為成王之詩也

○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

同上

○假樂嘉成王也。

假本嘉字，然非為嘉成王也。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蒞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召康公名奭，成王即位年幼，周公攝政七年而歸政焉。

於是成王始蒞政而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師，以相

輯錄蘇氏曰：成王即位不能治事，是以周公當國而

之治事非攝其位，蓋行其事也。其後七年歸政成王，於是始政亦非復其位，蓋復其事也。

然此詩未有以見其為康公之作也。

其得機或有自來耳。後篇召穆公，凡伯仍叔，故此

○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序無大夫然語意亦疎。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求賢用吉士，本用詩文而言，固為不切。然亦未必分為

兩事後之說者，既誤認豈第君子為賢人，遂分賢人吉

士為兩等，彌失之矣。夫洞酌之豈第君子為成王而

此詩遽為所求之賢人何哉。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板凡伯刺厲王也。輯錄箋凡伯周同姓，周公之後也。入為王，葬士疏畿內之國。

疏義從集傳改定小序。

生民尊后穆也。周之王業起於后稷，周公制禮推以配

天故作詩以追述之。行葦燕父兄皆老也。祭畢而燕
故述其親親老老之意焉。既醉父兄答行葦也。饗君
子恩意之厚。願其受福而無窮也。鳧鷖饗賔尸也。祭
之明日又祭。遂以賓禮而燕尸也。假樂公尸答鳧鷖
也。饗其燕飲而稱願之。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
將蒞政當戒以民事。故諫公劉之事以告之。洞酌召
康公戒成王也。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公從成王游
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詩以戒之。民勞戒同
列也。憂時感事以相戒也。板戒同列也。天怒且變不
可以不敬也。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
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蘇氏曰：蕩之名篇以首句有蕩蕩上帝耳。序說云：非
詩之本意也。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此詩之序有得有失。蓋其本例以為非美非刺則詩無
所為而作。又見此詩之次。適出於宣王之前。故直以為
刺厲王之詩。又以國語有左史之言。出楚語左史倚相
諫公子慶之言也。

故又以為亦以自警。以詩考之。則其曰刺厲王者。失之
而曰自警者。得之也。夫音扶曰：刺厲王之所以為失者。史

記衛武公即位於宣王之三十六年。不與厲王同時。一

也。輯錄嚴氏曰：今考年表武公以宣王十六年即位。詩
也。詩記謂其齒四十餘是也。疏以為三十六年。恐誤。詩

以小子目其君。而爾汝之無人。臣之禮。與其所謂敬威
儀慎出話者。自相背音背戾二也。厲王無道。貪虐為甚。詩

不以此箴其膏育高上而徒以威儀詞令為諄切之戒緩急失宜三也詩
詞裾慢雖仁厚之君有所不能容者厲王之暴何以謀
之四也或以史記之年不合而以為追刺者則詩所謂
聽用我謀庶無大悔非所以尊於既往之人五也曰自
警之所以為得者國語左史之言一也詩曰謹爾侯度
二也又曰曰喪去聲厥國三也又曰亦聿既耄四也詩意
所指與淇奧所美賓筵所悔相表裏五也輯錄朱子曰
警則意味甚長國語云武公九十餘歲作此詩其亦聿
既耄所以為據又如謹爾侯度則是侯國之度自喪厥
國亦是諸侯自謂無疑蓋武公作此詩使人日夕風誦
以警已耳所以有小子告爾之類皆是箴戒作文之
自謂耳後漢二說之得失其佐驗明白如此必去已亦
其失而取其得然後此詩之義明今序者乃欲人而一

之則其失者固已失之而其得者亦未足為全得也
此猶自其詩之外而言之也若但即其詩之本文而各
以其一說反覆讀之則其訓義之顯晦疎密意味之厚
薄淺深可以不待考證而判然於胸中矣此又讀詩之
簡要直訣學者不可以不知也

○桑柔為伯刺厲王也

序與春秋傳合

文公元年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
之志遇裁而懼側身脩行去聲欲銷去上聲之天下喜於
王化復去聲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此序有理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

侯褒賞申伯焉

此尹吉甫送申伯之詩因可以見宣王中興之業耳非專為去美宣王而作也下三篇放此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去興焉

同上輯錄陳氏曰豈高烝民二詩皆尹吉甫贈行之詩而序詩者皆以為美宣王何也蓋人君委任得人而僚友之間賦詩以相娛樂則人君之美亦可見矣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同上其曰尹吉甫者未有據下二篇同其曰能錫命諸侯則尤淺陋無理矣既為天子錫命諸侯自其常事春秋戰國之時猶有能行之者亦何足為美哉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八公平淮夷

董氏以上他說得之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

召穆公見上所解名篇之意未知其果然否然於理亦通輯錄朱子曰詩中無常武二字特名其篇蓋有二義一有常德以立武則可以武為常則不可以武所以有美而有戒也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凡伯見上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

凡伯見上旻閔以下不成文理

疏義從集傳改定小序

蕩刺厲王也。厲王邪僻淫虐，縱酒自亂，棄君子近小人，以徇其國而不知，故詩人作詩以刺之。抑衛武公自警也。桑柔芮伯刺厲王也。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裁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崧高尹吉甫送申伯也。宣王之舅，出封于謝，故吉甫作詩以送之。烝民尹吉甫送仲山甫也。宣王命仲山甫築城于齊，故吉甫作詩以送之。韓奕送韓侯也。韓侯初立來朝受命而歸，故詩人作此以送之。江漢美武功也。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故詩人美之。常武美武功也。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故詩人美之。瞻仰刺幽王也。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禍亂焉。召旻刺

幽王也。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之禍焉。

周道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詩中未見告太平之意。

維清奏象武也。

詩中未見奏象武之意。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詩中未見即政之意。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輯錄胡庭芳曰：詩只稱天子，文王則祀不及先公明矣。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此詩詳考經文，而以國語證之，其為康王以後祀成王

之詩無疑而毛鄭舊說定以頌為成王之時周公所作
故凡頌中有成王及成康字者例皆曲為之說以附已
意其于滯僻澁不成文理甚不難見而古今諸儒無有
覺其謬者獨歐陽公著時世論以斥之其辨明矣然讀
者徂於舊聞輯錄紐女九及饋胃也亦未遽肯深信也小序又以
此詩篇首有昊天二字遂定以為郊祀天地之詩諸儒
徃徃亦襲其誤殊不知其首言天命者止於一句次言
文武受之者亦止一句至於成王以下然後詳說不敢
康寧緝熙安靜之意六至五句而後已則其不為祀天
地而為祀成王無可疑者又况古昔聖王制為祭祀之
禮必以象類故祀天於南祭地於北而其壇壝樂舞器
幣之屬亦各不同若曰合祭天地於圓丘則古者未嘗

有此瀆亂雅雜之禮若曰一詩而兩用如所謂冬薦魚
春獻鮪者則此詩專言天而不及地若於澤中方丘奏
之則於義何所取乎序說之云反覆推之皆有不通其
謬無可疑者故今特上據國語采歐陽以定其說庶
幾平聲有以不失此詩之本指耳或曰國語所謂始於德
讓中於信寬終於固蘇字即和故曰成者此周語叔向釋
受之讓於德也命者信也有者寬也肆者固也靖者和也其語成字不為王誦之謚
而韋昭之注大畧亦如毛鄭之說矣此又何耶曰叔向
上聲蓋言成王之所以為成以是三者正猶子思所謂文
王之所以為文班固所謂尊號曰昭不亦宜乎者耳而昭
贊韋昭何以知其必謂文武以是成其王道而不為王
誦之謚乎蓋其為說本出毛鄭而不悟其非者今欲一

滌千古之謬而不免於以誤而證誤則亦將何時而已耶或者又曰蘇氏最為不信小序而於此詩無異詞且又以為周公制作已定後王不容復有改易成王非創業之主不應得以基命稱之此又何耶曰蘇氏之不信小序固未常見其不可信之實也愚於漢廣之篇已嘗論之不足援以為據也夫音周公制作亦及其當時之事而止耳若乃後王之廟所奏之樂自當隨時附益若商之玄鳥作於武丁孫子之世漢之廟樂亦隨時而更平定焉朝錄通典漢高朝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聲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景采武德舞以為昭德以尊太宗廟文帝常奏文始四時五行之舞豈有周之後王乃獨不得褒顯其先王之功德而必以改周公為嫌耶基者非必造之以

亦承之於下之謂也如曰邦家之基豈必謂太王下

之臣乎以是為說亦不得而通矣况其所以為此實未

能忘北郊集議之餘念今固不得而取也宋元祐十年十一月郊先詔集議合祭蘇軾上奏引昊天有成命詩序以為漢嘗合祭從之者有五人劉安世上議主分祭從之者四十人力排蘇軾之非謂主合祭者乃用王莽不經之說至引夫婦同牢私棄之語讀天地昊天有成命之詩終篇未有合祭之文序乃後儒之詞不可信也奏將上賦之徒馳告軾曰若劉公議上決恐難合時蘇軾為門下侍即請降旨能議安世狀竟不得聞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執競祀武王也

此詩并及成康則序說誤矣其說已具於昊天有成命之篇蘇氏以周之奄有四方不自成康之時因從小序

之說此亦以詞害意之失皇矣之詩於王季章中蓋已
有此句矣又豈可以其太蚤而別為之說耶詩人之言
或先或後要不失為周有天下之意耳

○思文后稷配天也

疏義從集傳改定小序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
王焉。○維天之命祭文王也。○維清祭文王也。○烈文
宗廟致祭獻助祭諸侯也。○天作祀大王也。○昊天有
成命祀成王也。○我將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也
○時邁巡守也天子巡守而行朝會祭告之禮焉。○執
兢祭武王成王康王也。○思文祀后稷也

○臣工諸侯助祭建於廟也

序誤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序誤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豐年秋冬報也

序誤趙氏崇憲謂以改本參之當去序誤二字陳潛室
與豐年同用輔氏以蓋以報賽為是也然集傳說載交備
則與字序誤二字正相合二說不同詳見本編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雝禘大祖也

祭法周人禘嘗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及大祖之廟
而七周之大祖即后稷也禘嘗於后稷之廟而以后稷

配之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也祭法又曰周祖文王而春秋家說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亦謂之吉禘也即前是祖一號而二廟禘一名而二祭也輯錄二廟太祖后稷及祖文王一祭禘其祖之所自出及吉禘也今此序云禘太祖則宜為禘魯於后稷之廟矣而其詩之詞無及於魯稷者若以為吉禘于文王則與序已不協而詩文亦無此意恐序之誤也此詩但為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而後通用於他廟耳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序以載訓始故云始見恐未必然也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武奏大武也

禮記集傳改定小序

臣工戒農官也。○噍噍戒農官也。○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豐年秋夕報賽也。或謂年穀始登薦宗廟也。○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潛季冬薦魚春獻鯨也。冬魚性定春鮪始來故以薦焉。○雖武王祭文王也因用以徹焉。○載見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也。○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武頌武王也。周公象武王之功為大武之樂焉。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小毖嗣王求助也

此四篇一時之詩序但各以其意為說不能究其本末也

○載况又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良耜秋報社稷也

兩篇未見其有祈報之異此云不見祈報之異蓋受篇題之下則云當與豐年同用

良耜亦然則朱子改本出三篇皆為報賽詩是也但補氏從初本說又不同詳見於本篇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序誤高子尤誤孔氏曰子夏作止首句而已後有高子以人為尸後人以高子言靈星尚有尸宗廟之事

祭有尸必矣故引高子之言以證賓尸之事

○酌生只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詩中無酌字未見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之意輯錄氏曰詩中言禮養非謂養天下也

○齊大封於廟也齊予音與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

此二篇說見本篇

疏義從集傳改定小序

閔予小子成王免喪始見於廟也○訪落謀始也成王

朝於廟作詩以道延訪群臣之意焉○敬之成王自述

也既述群臣之戒而又陳其願學之意焉○小慈求助

也成王懲管蔡之事既朝於廟而求助以謹惠焉○載

芟秋冬報賽也或謂年穀始登祭宗廟也○良耜秋冬

報賽也或謂穀始登祭宗廟也○絲衣祭而飲酒也○

酌頌武王也○桓頌武王之功也○齊頌文王之功而

言大封功臣之意焉。般巡守也。柴望祭告以答人心而新政令也。

魯頌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輯錄季孫行父季文子也史克魯史官

此序事實皆無可考詩中亦未見務農重穀之意序說

鑿矣

○有駟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此但燕飲之詩未見君臣有道之意

○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此亦燕飲落成之詩不為頌其能脩也

○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此詩言莊公之子又言新潮奕奕則為僖公脩廟之詩明矣但詩所謂復周公之宇者祝其能復周公之土宇耳非謂其能脩周公之屋宇也序文首句之謬如此而蘇氏信之何哉

疏義從集傳改定小序

駟頌魯侯也魯侯牧馬之盛由其立心遠而正故詩人美之。有駟頌魯侯也因燕飲而致頌禱之意焉。泮水頌魯侯也飲於泮宮而致頌禱之意焉。閟宮頌僖公也僖公脩閟宮故詩人歌詠而頌禱之。

商頌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

序以國語為文魯語見太篇

○烈祖祀中宗也

詳此詩未見其為祀中宗而未言湯孫則亦祭成湯之詩耳序但不欲連篇重出又以中宗商之賢君不欲遺之耳

○玄鳥祀高宗也

詩有武丁孫子之句故序得以為據雖未必然然必是
高宗以後之詩矣

○長發大禘也

疑見本篇

○殷武祀高宗也

疏義從集傳改定小序

那祀成湯也。○烈祖祀成湯也。○玄鳥祀宗廟也。○長發大禘於廟也。○殷武祀高宗也。

詩經疏義序甲

